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

太平天国

【一】



GUANGXI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罗尔纲 王庆成 主编

太平天国

【一】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桂林 ·

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专项经费资助项目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太平天国 / 罗尔纲, 王庆成主编.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4. 6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

ISBN 7-5633-4625-2

I. 太… II. ①罗…②王… III. 太平天国革命—史料 IV. K254.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39472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育才路 15 号 邮政编码:541004)
(网址: <http://www.bbtpress.cn>)

出版人: 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广西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广西桂林市临桂县金山路 168 号 邮政编码:541100)

开本: 890 mm × 1240 mm 1/32

印张: 129 字数: 3543 千字

2004 年 6 月第 1 版 2004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 001 ~ 2 000 套 定价: 48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前言一

罗尔纲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种《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于1952年7月出版,分为太平天国史料、清方记载、外人记载、专载四部分,共收太平天国官书39种,诏旨9件,文书75件,诸王自述8篇,公据14件,附金石13件,天地会文书10件;清方记载52种;外人记载7种;专载2种,附年谱1种,合共220余万字,分订8册。

这部丛刊,是首次大规模汇编太平天国资料。这部资料的出版,使研究太平天国的人们得到了基本的资料。这8册资料,不但置于案头,随手可翻阅所需的资料,就是外出调查,携带也很方便。据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至1960年底,有关太平天国的著作已出版了60余种,发表的论文共有500余篇。这种前所未有的盛况,应该说与这部丛刊的出版提供了资料至有关系。今天林林总总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人才,可以说无人不是从此中取得资料来的。

《太平天国》资料丛刊出版至今已三十多年了,不断有新资料刊布,但学者购买、收集、保存都不易,需要把已刊的资料汇编起来,并进一步发掘资料,以扩大影响。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编制的《1982—1990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里决定进行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工作,其《太平天国》一种交我们承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给予大力支持,有多位同志先后参加了编辑组。

编辑组要制定编纂计划,首先讨论体例,决定照原《太平天国》资料丛刊体例,用丛书编纂法,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为太平天国文献,第二

部分为清方记载,第三部分为外人记载。但也有改变的地方,原资料丛刊还有第四部分专载,按其所刊《向荣奏稿》、《乌兰泰函牍》及所附《赵惠甫年谱》与第二部分清方记载没有什么分别,故取消这一部分。原资料丛刊有《公据》、《金石》两项。这两项文物,最好影印,若用排印,难免错误,且已有专著出版,故也取消。

又讨论编选原则。对太平天国文献和外人记载的部分没有什么问题。在编选清方记载上,原资料丛刊只收根据见闻写成的记载,而不收综合性的著作,更不收后人根据第一手史料写成的著作。我们认为这在20世纪50年代初为着保存那些难于搜集的资料起见是正确的。但到今天,太平天国史展开研究已经三十多年,情况不同了,编纂资料就不仅只为保存史料起见,而且应该还有帮助读者进行研究的目的。因此,这个编选原则需要有所改变,对一些综合性的著作,如姚宪之的《粤匪南北滋扰纪略》、夏燮《粤氛纪事》、李圭《金陵兵事汇略》等,对研究双方战事全局或某一地区的全面情况都具有概括的提示作用,就是后人根据第一手史料(包括文字记载和父老传闻)写成的某些综合性著作,也有这种作用,所以本编同样编选这类著作。原资料丛刊只收成册的史料,而不从专著和诗文中搜求史料。我们认为某些专著和诗文中有不少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原来的这一编选原则,我们也作了改变。

体例既立,编选清方记载的原则也订定,于是照拟定的步骤进行编辑。兹将编辑情况分述于下。

在太平天国文献中,印书一项是保存得最完整的。本世纪初,梁启超已囑人从荷兰抄回。到二三十年代,俞大维、程演生、萧一山、王重民等接着从海外复制或抄录归来。到原资料丛刊编辑时,便汇集了起来。但其中有些是抄写的,也有已发现而没有复制归来的,还有尚待访寻的。本编就从这些方面进行工作。

首先要提出来说的是《天父圣旨》、《天兄圣旨》的发现。这是太平天国文献一次十分重要的发现,是1984年春王庆成同志到英国搜访太

平天国文献时在英国图书馆发现的。关于这两部文献的史料价值，王庆成同志和我都已有专文作了论述，此处不另述。

在本编中，收入了原资料丛刊没有印的《新遗诏圣书》一本，《钦定旧遗诏圣书》6卷，《钦定前遗诏圣书》7本，《武略》一部。这几部文献，30年代初，萧一山到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搜集太平天国文献时，是看见到的。他没有校勘，就以为“《两约》之书，随处皆有，故无须抄撮”。^①又说：“《武略》即《孙子》、《吴子》、《司马法》合刻者，均不必更录也。”^②其实，经过我们逐字逐句一再校勘，发现正是在这些刻印古书的删改上，留下了在其他文献看不到的洪秀全思想和他亲自记下的太平天国法律制度。我们据上海图书馆所藏《旧遗诏圣书》卷一《创世传》、卷二《出麦西国传》、卷三《利未书》、卷四《户口册纪》来校对《钦定旧遗诏圣书》这4卷，又据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新遗诏圣书》卷一《马太传福音书》及后来白话译本《新约全书》与《钦定前遗诏圣书》核对，看出洪秀全修改不少。钦定本改成后，洪秀全还有因为要和他的眉批相呼应，而把刻版的字挖掉再改的。总计洪秀全所改，约有11项：一、把《旧约》人物改为自己，以为今天下凡作主的根据；二、改违犯太平天国禁律的地方；三、改违反太平天国礼制的地方；四、改违犯中国伦常道德的地方；五、改掉所憎恶的事；六、为尊崇上帝和耶稣而改；七、贬低古代人物；八、把《旧约》的规定改为太平天国的制度；九、避讳改字；十、改用太平天国对事物的称谓；十一、改译文用的清朝官职名称为太平天国官职的名称。除了修改《旧遗诏圣书》、《新遗诏圣书》原文外，洪秀全对原文凡可以利用的地方，又写了批解，约计有八项：一、反对“三位一体”的神学论；二、为修改基督教《圣经》作根据及对所改字句的解释；三、为太平天国创国作根据；四、为神化自己作主作根据；五、为子孙世世作主作根据；六、为神化东王杨秀

①见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旧遗诏圣书跋》。

②见萧一山《太平天国丛书》第一集序。

清作根据；七、为太平天国领导阶层享受特权作根据；八、以基督教神话证中国神话。我们把洪秀全的修改和批解合起来看，就可十分清楚地知道他怎样利用宗教这个工具。《武略》本是古兵书《武经三书》的重印，经过洪秀全的大删大改，如改《孙子·九变》篇为《八变》，删掉“君命有所不受”，又删掉《孙子·地形》篇论将帅得根据战场实情可以不从君命，反映出他的君主专制思想更甚于封建帝王。如改《吴子·圉国》“顺俗而教”的方略为“顺时而教”，反映出他要顺应时代潮流革旧维新的革命思想。又如改《孙子·作战》篇“则诸侯乘其弊而起”为“则或有乘其弊而起”，删掉《吴子·励士》篇“脱其不胜，取笑于诸侯，失权于天子矣”句；改《司马法·仁本》篇“遍告于诸侯，彰明有罪……然后冢宰征师于诸侯”句为“遍告于各省，彰明有罪……然后冢宰征师于各省”。洪秀全不但把诸侯的事删掉，还把“诸侯”改为“各省”，充分地反映出他厉行中央集权的思想。洪秀全在删改《武略》一书中，又厉行他贬低历代帝王国君和中国封建社会的圣经贤传的一贯做法，删掉最多的就是中国封建社会歌颂的古圣先贤的事迹，特别是把《武经》原书名改为《武略》，给太平天国史研究上争论未决的洪秀全改《诗经》书名为《诗韵》一事以最鲜明显著的例证。洪秀全对《武经三书》的修改，反映出他多方面的思想，此为以前所见的任何一种资料所没有的，尤出我们意料之外。现在，把这三部书辑入本编内，以供研究之用。

原资料丛刊收的《建天京于金陵论》是据程演生《太平天国史料第一集》排印本付印。程演生抄的是法国东方语言学校东方图书馆藏甲寅四年重印本。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藏有戊午八年修改重刻本。两者对勘，如马之沅文“间乎陵城，兵不浹旬”，改为“洵乎金陵，固甲乎天下，为古今来一大都会也。我师攻金陵城，兵不浹旬”；如汪鹤年文“王者必先度形势”，改为“开国者必先度形势”；黄恩沛文“身居天位者无不定万世之鸿规也”，改为“真主御世自定万世之鸿规也”，校出程氏排印本错误颇多。有把撰文人互易的，如林一环撰的文换为徐雨叔撰；徐雨

叔撰的文换为林一环撰；有把撰文人名字弄错的，如沈世祁误为沈世初，吴焕误为吴煊；又第26篇撰文人程氏排印本缺，查戊午刻本为汪保邦。本编收戊午八年修改重刻本，以见修改本的不同并订正原资料丛刊所收程氏排印本的错误。

金田起义初，太平军人手写的《天条书》一卷，据校勘结果，与德国普鲁士国家图书馆藏的壬子二年初刻本相同，而与英国不列颠博物院藏的癸好三年重刻本不同。《天条书》初刻本，博征儒家言论，保存中国封建思想和礼俗。重刻本则将所引儒家言论删去，对丧礼也作了大改变。从《天条书》的重刻本与初刻本的不同，可以看出太平天国宗教思想的发展和变化。而这卷金田起义初的太平军人手写本《天条书》，证明了德藏本为初刻本，英藏本为修改本，为30年代从版本上提出的太平天国宗教思想的争论提供了解决问题的证据。

在文书方面，原资料丛刊所收《诏旨》、《文书》共84件，将误编入文书内的印书、抄录人附加的文件以及附一、附二两件合共30篇除外，实有54篇。本编所收文书，数量增加了数倍。

《诸王自述》项，原资料丛刊收的《忠王李秀成自述》系据1951年开明书店出版罗尔纲《忠王李秀成自传原稿笺证》付印。该书系据自1944年前广西通志馆从湘乡抄回的抄本，中有错误和脱漏。本编据1962年台湾世界书局影印曾家原稿本付印。原资料丛刊收的干王洪仁玕自述、幼天王洪天贵福自述等，本编已据台北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多件亲笔文书和笔录供词编入，数量和内容均较以前有很大的丰富。

我们编辑清方记载，首先着手的是怎样编辑已刊布的新资料。我们把这些资料都收集起来，加以选择。凡选定的稿本或抄本资料，都查明原藏处，能借来或前往阅对的都加以校勘。凡已刊的稿本若非善本，则另取善本付印，如《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所刊的赵烈文《能静居士日记》系据南京图书馆藏清稿本，经与1964年台北学生书局影印的原稿本校勘，看出清稿本已将原稿本中若干有忌讳的地方删改掉，而这些地方

正是研究问题关系紧要的地方。例如,清同治三年七月初六日所记忠王李秀成听到曾国藩派幕僚李眉生通知要处决他,原稿作“李□□无戚容”;到傍晚赴刑场时,原稿本作“傍晚赴市,谈笑自若,作绝命诗十句”。清稿本把“无戚容”、“谈笑自若”都删去了,便掩盖了革命英雄从容就义的真实情况。本编现据原稿影印本另印,并较《简辑》增辑了其他较重要的内容。又如,龚又村《自怡日记》是有关太平天国在苏南施行的土地政策的重要记载,并兼记及当时社会上的一些情况,《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只选卷十九清咸丰十年、卷二十清咸丰十一年、卷二十一清同治元年三年的日记,本编则据北京图书馆藏稿本,对卷十一清咸丰二年、卷十二清咸丰三年、卷十九清咸丰十年、卷二十清咸丰十一年、卷二十一清同治元年、卷二十二清同治二年、卷二十三清同治三年和卷二十四清同治四年这八年日记中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都予选辑。本编凡选自先刊出的新资料,都在“说明”内对发现者、整理者、编纂者、书刊名称、收藏处等方面作了说明。

接着,就做发掘资料的工作。今天做发掘资料的工作比50年代困难多了。在书本发掘中,我们发现一部未为人所知的关于太平天国革命背景的史料——郑兴祖著《一斑录》。郑兴祖,江苏常熟县人。这部《一斑录》,专记清乾隆五十年至清道光二十九年(1785—1849年)64年间常熟县水旱天灾、佃农抗租以及米、麦、棉花、金、银、洋钱价格等等。其中记清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常熟农民抗凶租与官府的斗争,记清道光二十九年百年未有的大水灾,尤为详细。对研究太平天国革命的经济、政治背景,研究太平天国时期为什么常熟地区的斗争特别激烈,是一部十分重要的资料。

我们还从一些书目中寻求。据武新立编的《明清稀见史料叙录》,发现了一部张晓秋著《粤匪纪略》稿本,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藏。张晓秋,江苏省江宁县人,住在北京,大约是在太平天国的一个重要人物的衙署中当书手,故能知道比谢介鹤《金陵癸甲纪事略》、漆浮道人《金

陵杂记》、张汝南《金陵省难纪略》等还多的太平天国内幕。先记天王洪秀全和东、西、南、北、翼五王事，称为“逆首”。以下在文内列小标目，共分从逆、军制、贼众、女众、贼粮、火药、城守、贼营、水战、陆战、水营、土营、木营、织营、贼情、冠服、杂制、贼目僭名、贼目杂职僭名、洪逆处贼目、杨逆处贼目、陷江宁时十二僭丞相，共 22 项目，扼要地记叙了太平天国的人物、官职、粮食、军制、战法、冠服以及其他多方面的情况。在《逆首》和《从逆》中，记载了太平天国各级领导人物共 57 人，着重介绍了他们之间的亲戚关系、族属关系、乡里关系及社会友朋关系等。如记襄天侯林大基的儿子林世拔为东王杨秀清甥婿，匡天侯黄维纲为杨秀清姐夫。太平天国前期侯爵很尊贵，可考的只 19 人，虽功高如冬官丞相罗大纲亦不得封侯，而林大基、黄维纲以杨秀清亲戚关系竟得封侯，可见杨秀清的专擅。又太平天国后期重要人物赖文光、蒙时雍，《金陵癸甲纪事略》等书都未载，现独见于此书。近年太平天国史问题中有两个问题：一个是在《李秀成自述》内列为金田起义领导人物 11 人中之一的赖汉英下落问题。自从太平天国癸好三年冬率军救扬州守军归天京，寻调为东殿尚书后，所有太平天国文献和清方记载都未见有记及赖汉英事。从辛亥革命以后，有关单位或个人在广东花县历次调查太平天国人物事迹，也没有关于赖汉英的报道。乃到 1975 年和 1976 年，忽有太平天国失败后赖汉英逃到香港，住在九龙城，约在 1906 年左右，清政府派兵逮捕，赖汉英跳楼走脱，回到花县故乡，于 1908 年左右才病死于家乡的调查报告。这一调查报告经过稽考，是不可信的。但要彻底推翻，还要等待确实可信的下落的记载。今得张晓秋这部稿本，在《十二僭丞相》一项记夏官副丞相赖汉英事说：“赖汉英，杨逆以其有异心，欲杀之，赴安庆，乘间投江死。”赖汉英是在太平天国乙荣五年夏以前，受杨秀清迫害，投长江自杀死的。上述虚谬的调查，就不推自翻了。第二个问题是“龠”字的音义问题。这个“龠”字，是太平天国的新造字，读何音？作何解？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人们多年来未能回答的问题。张晓秋在这部稿本《贼杂

制》目内记：“贼妄改《四子书》，又改魂字为叒，埋字为龠。”今得见此书记载，知读作埋，其义为合。按粤语方言，“埋”作“合”字解，所以伤口愈合为“埋口”。考鲁迅《三闲集·述香港恭祝圣诞》解释“岂可开口自由，埋口自由”联语，说“埋犹言合”便是。太平天国文书初本作“乃埋”，如《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记北王韦昌辉叩谢东王恩典说：“今日我们一班弟妹真真好，得我四兄乃埋牵带，方得成人。”后来改“埋”字为“龠”，到颁布《天情道理书》时便改为“托东王金口，教导兄弟姐妹乃龠天下万郭人民”了。张晓秋这一条记载，给我们解决了这个问题。我们纵览自60年代中期至今20多年，所发现的太平天国史料中的清方记载，应以张晓秋这部《粤匪纪略》最为重要。

我们曾去一些文物保管单位访寻。如应文炳《溪上遭难志略》便是从浙江宁波文管会藏的抄本抄回来的。

我们还向个人方面征求。如彭玉麟《上曾国藩书两封》，便是从浙江温州王国桢藏《彭官保墨迹手卷》征求来的。彭氏这两封信写于清咸丰五年七八月间，汇报武昌战役中配合胡林翼陆军督率水师攻陷蔡甸，以及从沙口上驶还沌口时桅折船翻，杨载福船过不救之事。此时曾国藩新遭九江、湖口大败，飞札飭调彭玉麟去江西，顶替阵亡的萧捷三统带内湖水师，而彭部下意见纷纷。这对于研究湘军水师、武昌战役、彭杨交恶等，均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本编所刊的张晓秋《粤匪纪略》、王彝寿《越难志》、陈懋森《台州咸同寇难记》、应文炳《溪上遭难志略》、佚名《南行记》、吴郡木居士《爬疥漫录》《厉云官藏札》、彭玉麟《上曾国藩书两封》，以及戴熙《吴门被难纪略》、林西藩《隐忧续记》和《赵氏洪杨日记》等，都是未刊的原稿本或抄本。在上面已经指出张晓秋《粤匪纪略》为近20多年发现的最重要的清方记载，彭玉麟《上曾国藩书两封》也指出它的史料价值了，其他九种也都有其史料价值。如王彝寿《越难志》，是1953年在绍兴访得的，其记载面比古越隐名氏《越州纪略》、鲁叔容《虎口日记》、杨德荣《夏虫自语》为

广。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都很注意《越州纪略》说的太平天国在绍兴颁行“亩人三分”的田赋政策，而其意义不明。《越难志》于清同治元年（太平天国壬戌十二年）九月记叙此事说：“时届秋收，文嘉张示征厘谷，约以三分归佃者，以三分作兵粮，以四分归田主。田主收租，必领局票，有费甚重……今割裂如此，民益困矣。”比《越州纪略》所载明确了。又于清咸丰十一年（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记乡官事说：“乡官之令出，汇缘为之，无赖者居大半，间有缙绅欲保乡里而屈节为之者，然无几人也。”“缙绅”指地主分子。这是太平天国乡官人物的一般情况，就是晚期还如此。论者有称太平天国乡官都给地主分子打进去，改变了太平天国的革命性质。这条记载，揭示出了当时事实的真相。如浙江宁波人应文炳《溪上遭难志略》记太平天国向宁波进军时，宁波各村起义农民都结队加入太平军，是尚未见于他处记载的新史料。如佚名《南行记》记亲见江西湖口县防守，太平军只隔一山，无船不能过来，对太平天国后期无水师为军事上失败第一大原因有所说明。又记到汉口见“鬼楼、鬼船甚多，火轮大船，江中来往行走”，记到九江见“鬼楼洋行极多，高插青云，白墙素瓦，漆铁栏杆，窗棂挑檐，仿佛洋画，火轮船往来行走”，可见外国侵略者当时在汉口、九江开商埠的情况。如吴郡木居士《爬疥漫录》记当时盐、茶、典三大商，徽州人居多，其社会贫富相悬太甚；记太平军从武昌东下，沿江郡县清朝官员十九弃城不顾；记四川兵都用红帛缠腰，预备战败时用来扎头，冒充太平军逃生。如《厉云官藏札》收有宁波官员罗辅致晏端书长信一封，详述那支广东天地会从鸦片战争后被遣撤以至在海上活动这一段历史，为未见的记载。如戴熙《吴门被难纪略》记到上海奉苏松太道吴煦命跟捕葛某事。如林西藩《隐忧续记》记忠王李秀成于太平天国辛酉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清咸丰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攻克杭州城，二十一日（夏历十二月初一日）传令攻满城，当时林西藩被俘，在寅天豫许某馆当更夫，他在馆留守，当天即攻克满城。可证《忠王李秀成自述》所说“破入大城四日，上（尚）未攻其满城，专等御照下赦”，并无其

事,实是要欺骗曾国藩而说的。又详记到浙江上虞后遭遇事,为研究太平天国后期阶级异己分子混入革命阵营后所作所为事。所有这些,都是研究太平天国史的重要史料。

本编所收清方记载对太平天国多方面的问题提供了研究的资料,特别是研究土地政策方面的资料最为丰富。张宿煌《备志纪年》、倦圃野老《庚癸纪略》、曾含章《避难记略》、龚又村《自怡日记》、汤氏《歙闻日记》等都有重要的记载。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中,至今尚无定论的最主要问题是政权问题。判断政权性质最本质的标准,是国体、政体和土地政策,三者互相联系,而以土地政策为主。这些资料,都说明太平天国虽因形势所迫,未能实行《天朝田亩制度》,不得不暂时用“照旧交粮纳税”的办法。但太平天国是站在农民阶级立场上的,顺应了农民的愿望,一反我国千余年田赋制度的常规,改地主交粮为佃农交粮,创造性地采取了“着佃交粮”政策。当时,苏、浙地区“着佃交粮”是普遍的,而那些混入太平天国阵营的反革命分子和蜕化变质分子保护地主收租却是局部的。龚又村《自怡日记》记载,斗争最激烈的地区常熟分为四个乡,只有南乡的地主混入了革命阵营得以收租,而东、西、北三乡都是行“着佃征粮”。

这部大型资料书,是得到了有关单位的帮助才能完成的。其中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允许我们利用该馆所编的《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的成果。除已在“说明”中对发现者、整理者、收藏单位、刊布书刊一一叙明外,特在这里致以恳切的感谢!至于本书编纂,不论在发掘资料方面,或选材方面以至编纂方面,都比过去困难得多。我们深感能力不够,缺陷一定不少,敬请读者指教。

1988年2月10日

前言二

王庆成

这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系列之一的《太平天国》，虽然距离编纂之初已逾 20 年，现在终将出版了，这使我们高兴，并感谢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领导的支持；但罗尔纲先生已不及身见，这又使我们深为遗憾。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于上世纪 50 年代由中国史学会主持编纂出版，“丛刊”的第二种即是《太平天国》。80 年代初，已故李一氓先生主持新恢复的“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领导小组”，提出继续编纂“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丛刊续编”之《太平天国》一种，该领导小组约请罗尔纲先生和我主编。罗先生和我所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对此十分支持，有龙盛运、罗文起、赵云田、夏春涛诸位先后参加编辑组的工作；中华书局的于世明和专门从浙江借调的吴良祚两位都先后在事。龙盛运担任了一些重要史料的编选工作。罗文起参加了文献部分的编辑工作。于世明校读并复核了多种文献资料。吴良祚在北京的两年多时间中，全力以赴，对太平天国文献部分，包括对旧新遗诏圣书等的编辑校订，贡献尤多。本书的清方记载部分由吴良祚、赵云田互相编辑校读，赵云田并协助主编做了大量的事务性工作。夏春涛对西文记载的译稿作了十分繁重的编辑审订工作。在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此书以后，赵云田和夏春涛同我一起对书稿作了最后的编辑和校核。交付书稿后，夏春涛协同出版社处理了很多校订工作和联络事务。罗先生在世时编定的书稿约四百万字，现在不得不删去有关捻、回、小刀会等起事以

及其他一些资料数十万字,以利出版,这是我要单独负责的。

1988年2月罗先生以编辑组的名义写了一篇前言,其时西文记载部分的翻译工作尚未完成,故他只就所收录编辑的太平天国文献和清方记载两部分作了介绍说明。那时他特别提出收入本书的两种新发现文献《天父圣旨》、《天兄圣旨》,前言中以不少字句对我的发现作了称赞。现在,西文记载部分早已译成并已审订编入,我需要在全书出版前补充写一段前言,说一些未尽之言,所以在将罗先生原来所写的“前言”作为“前言一”冠于本书之首的同时,删去了他所写有关我本人的语句。他在“前言”中对当时编入的洪仁玕等人的供词交代了版本来源;1994年我从台北获见洪仁玕和洪天贵福等人亲书和笔录的供词、诗句、驳词、名单等多件,包含了许多前所未有的史料,并可订正以前通行的各件的讹误,现在以之代替原编入的上述相关各件,故对他的“前言”中的说明也相应作了修改。又因全编的内容字数有所减少,他在“前言”中原来提及某些篇目的文字,也需要删去。此外,2002年我从澳大利亚国家图书馆访购得《天父下凡诏书(第二部)》原刻本的微卷,这部文献在上世纪20年代程演生从法国抄录传回国内,被辗转排印出版;我多次从国外搜访不获,今据澳藏微卷,知排印本讹误不少,今据微卷本补充编入本书。在罗先生生前所撰“前言”交出版之前,以上是应该加以说明的。

下面简要补充关于外人记载部分的题材选定和移译的情况。

在接受编纂任务后,罗先生和我在商议中讨论了西文资料如何选材的问题。我1983年在美国访问研究时,购得1982年出版的P. Clarke & J. Gregory编辑的《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一书;该书依事态的发展,分几个时期广泛精选当时西方人士直接间接接触和了解太平天国的有关官私记述,有较高的学术、史料价值。罗先生也了解此书,我们一致同意将此书全文翻译编入。英国与太平天国以及清朝接触较多,其官方“蓝皮书”的一小部分早年曾由简又文移译,后来编入“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的《太平天国》八册中。这些当年

的“蓝皮书”和其他文件,在上世纪70年代由爱尔兰大学编辑整理成数十大册《英国议会文书》出版,我们从中选出了与太平天国关系较密切较重要的篇章共数十万字。《西方关于太平天国的报道》一书请范德一、许培德两位分译,许培德未竟其事,由夏春涛接手译毕;所选的《英国议会文书》的有关篇章,请章克生先生翻译,两部分译稿最后均经夏春涛编辑审订。

最后我应该对这部书的责任编辑宾长初的工作和贡献表示深切的谢意。他积极促成这部书稿得有出版的机会。这部书稿编纂历时年久,很大部分资料经多人多次校阅抄写。多人校阅使我们减少错误,而多次抄写则可能增加了出错的机会。而我作为主编之一,最后交稿时并未能仔细审阅全稿。宾长初的工作有助于弥补我这一遗憾。他校正了不少问题,对这部书稿的最后能够出版,付出了辛勤工作和大量心血。

我在这里还必须提到,除罗先生不能及身得知这部太平天国资料续编终于得以出版之外,上面所说的为这部书稿作出贡献的吴良祚、范德一、章克生三位,也都先后去世了。我在书稿交出版前检核稿件时重又见到罗先生和他们几位的手泽,是不胜惆怅和感慨系之的。对历史作涂抹不需要多少资料,而对历史作科学研究则必须尽可能多地占有资料。我们相信呈献给读者的这些中西文资料,只要善加利用,对提高太平天国的科学研究水准定能起到应有的作用。这是我们的期待,也是对他们在天之灵的安慰。

2003年5月22日

太平天国文献（一）